

川海文心

香茶“喝”与“品”



■程应峰

饮茶,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养成的习惯。

古人饮茶,相传从神农氏开始。《神农本草经》云:“神农尝百草,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之。”这里的“茶”,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茶。

先秦时期的人,把茶叶直接放进嘴里嚼,虽然入口苦,却能生津,足以消去劳累、解除疲乏。春秋时期,人们开始采摘茶树枝条和芽叶,放在水中烧煮,然后取茶汤而饮。西汉时期,改良伊始,人们将葱、姜、枣、橘皮、茱萸、薄荷和茶叶一起熬煮,去除苦涩,别具清香。到了晋代,饮茶之风盛行,这时的茶,正如“二十四友”之一的杜育所言:“惟兹初成,沫成华浮,焕如积雪,晔若春敷。”茶进入唐代后,花样开始翻新,并出

现了工艺复杂、非一般老百姓能喝的“贡茶”。茶圣陆羽也写出了《茶经》,记载了煮茶器具、煎茶之法、盛茶器皿等等。

时至今日,人们饮茶的方式从熬煮茶汤变为将沸水冲入干制的茶叶泡出茶汤。可以说,茶,成为人与自然、人与人、人与自己交流的一大媒质。有缘相聚的人们,泡壶好茶,闲聊漫话,可共享一段美好、惬意的时光。

在我老家湖北崇阳,主要是为了解渴而喝某种饮品,大抵都叫“喝茶”:喝有茶叶的茶水叫喝茶,喝花茶叫喝茶,喝白开水、糖水也叫喝茶。就像古已有之的,一直到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还有的茶摊,其中贩卖的既有大碗茶,也有凉开水。我想,唐代诗人卢仝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中的“茶”,或许就是大碗茶。“一碗喉吻润,二碗

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,惟有文字五千卷。四碗发轻汗,平生不平事,尽向毛孔散。五碗肌骨清,六碗通仙灵。七碗吃不得也,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。”喝的若不是大碗茶,又哪来这般畅快淋漓之感?

客来敬茶,这是传统。在待客之外,喝茶与品茶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。喝,是为了身体的需要;品,可以说是一种消遣和情趣,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中国的茶馆,喝茶的多,有心品茶的也不少,这当然与人的心性有关,与人的际遇有关。是喝还是品,大抵是因人而异的,但无论如何,茶馆终归是一个热闹的去处,在那儿聊点闲天,谈事会意,是天经地义的事,没有人会干涉。

当然,也有专门供人品茶的去处。品茶之地环境安静、清新、舒适、干净,常常利用园

林或自然山水,以石木做亭子、桌凳,搭设茶室,给人以诗情画意、意趣盎然的体验和感觉,供游人品茶小憩。以茶会友,自然少不了这样的地方。当然,品茶也需要颇为讲究的步骤和程式。苏轼《汲江煎茶》写道:“活水还须活火煮,自临钓石取深清。大瓢贮月归春瓮,小杓分江入夜瓶。雪乳已翻煎处脚,松风忽作泻时声。枯肠未易禁三碗,坐听荒城长短更。”如此煎茶,自然是为了品茶。可以说,这是史上品茶的典范。

实际上在生活中,更多的人还是喜欢在茶馆喝茶。茶馆的热闹,在烟火尘世里更具普适性。如老舍笔下的茶馆,云

集了三教九流、各色人等,那里过往人事之多、气氛嘈杂之繁,构架起人与人之间命运交融的场景。

湖北恩施有一首叫《六口茶》的民歌,应该就是人们在茶馆里喝茶问话时衍生出来的。这首民歌,可以说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、向往幸福生活的一种见证。在一口一问,一口一答之间,彰显出浓郁的茶馆生活气息和一对青年男女心底荡漾的情愫:“喝你一口茶,问你一句话,你的那个爹妈在家不在家?你喝茶就喝茶,哪来这多话,我的那个爹妈已经八十八。喝你二口茶,问你二句话,你的那个哥嫂在家不在家?你喝茶就喝茶,哪来这多话,我的那个哥嫂已经分了家……喝你六口茶,问你六句话,眼前这个妹子今年有多大?你喝茶就喝茶,那来这多话,眼前这个妹子今年一十八。”

从一问一答之间,我们听到了茶香浓醇,娇音缠绵。那是一种神清气爽的茶味,也是一份香甜不腻的情味。在恩施茶馆,听《六口茶》,顿时感觉有悠悠情事穿越苍莽岁月,有青春气息随清风入怀,有弦歌绕梁演绎风情万种……如此种种,令人心旷神怡。喝茶问话,至情至性,营造出姿态绰约、情趣盎然的人生风景。

无论是充满生活气息的“喝”,还是独具风雅的“品”,都能让茶以一种特别的姿态联结我们的情怀和行为,让我们在畅爽闲适的同时,常留一丝沁脾的清香。

黄河蜿蜒

李昊天摄



惊鸿

闲思随笔

■马海霞

有一天我去早市买菜,在一位老者的菜摊前停了下来。他看上去八十岁左右,身体硬朗,人也干净利索,穿着白布衫、青裤子,脚踩黑布鞋,脚上白袜子洗得干干净净。他摊位上摆的蔬菜水灵鲜亮,一看就是刚从地里摘的。

“是您自己种的吧?”我问。老者回答:“对,是自己园子里种的。”“纯天然绿色蔬菜,我就喜欢买个人种的菜。”我说着顺手挑了几根黄瓜,老者却示意我停手:“丫头,我这些蔬菜是自己种的不假,却不是纯天然的,也是打过农药的。但

只打过农药,化肥、催熟剂、催红剂等乱七八糟的绝对没有用过。我活了八十二岁,可能见识少,菜地若不打农药,蔬菜便会受虫灾,难道那些害虫要一个一个用手捏死吗?我打农药是有讲究的,这些菜都是在采摘前半月就停止打农药了,可以放心吃。”

这老者倒是实在,如此一说,我更加信任他了,连价格都没问,又往兜里装了几个茄子。老者又说:“丫头,我只收现金,老年机加老年人都玩不了网。”“可我没带现金咋办?正在我为难之时,老者说:“只管挑,先带回家吃,改天再来时给钱也成。”

“微笑”的蔬菜

听老者这样一说,我反倒不好意思起来,便对他建议道:“其实您可以在摊位旁放一个您家孩子的二维码,这样方便用手机支付的顾客。”老者说:“哎呀!我家孩子都不让我出来卖菜,我是偷着出来卖的。人老了也得运动运动,我种菜卖菜权当锻炼身体了。”

在我俩的交谈中,菜已经称好。我对老者说:“先放这里,我再买点别的,过一会儿来取。”

我其实是去附近的银行取现金。返回时,老者见我手里拿着钱,一边递给我菜,一边说:“不打紧的,说好改天给就成,你这丫头咋这么见外?”

等我回家做饭时,发现兜里多了几个辣椒——肯定是老者赠给我的。从那以后,我经常光顾老者的菜摊。老者风趣幽默,他卖菜是种乐趣,我买菜也感觉开心。

熟络后老者告诉我,原来在家附近的小区卖,怕被儿孙发现,便蹬着三轮车到六里外的早市卖。“我儿子生活富裕,也孝顺,我卖菜不为生计,只为图个乐活!”老者说。

老者是种菜行家,加之为人实在,一出摊他的菜便销售一空。

后来有一天,我和朋友一起路过早市,远远看到卖菜老者,我便指给朋友说:“我

经常买那位老人家的菜。”朋友说:“这人我认识,他是我娘家村的。老人家挺可怜的,老伴去世早,儿子做生意赔了钱,前年中风了,现在还坐轮椅呢!”

老者打造幸福生活的假象,不靠卖老卖惨求生存,只靠卖菜过日子,值得敬佩。我再去买菜时,老者还是神采奕奕地招呼我,微笑还是常挂在脸上。我也假装不知实情,依旧顺着他的话茬跟他聊天,每次买菜时都不忘夸奖几句他菜种得好。这是摺开老者好心情的开关,我一夸菜,他就更乐呵了。

他笑了,我也笑了。